



DANG DAI XIN RUI ZUO JIA XIAO SHUO JI

北京燕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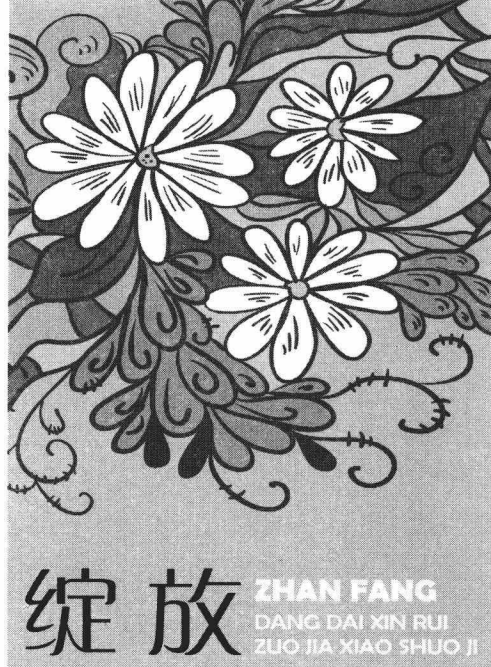
绽放

ZHAN FANG

陶梅等 著

当代新锐作家小说集





绽放

ZHAN FANG

DANG DAI XIN RUI

ZUO JIA XIAO SHUO JI

当代新锐作家小说集

陶梅等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绽放：当代新锐作家小说集 / 陶梅等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7-5402-2482-0

I. ①绽… II. ①陶…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4296号

绽放：当代新锐作家小说集

作 者	陶梅 等著	
责任编辑	金贝伦 安 静	
装帧设计	九一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邮编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20千字	
版次印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爱在别处.....	陶 梅	1
玩 具.....	陈汉斌	65
小魔方历险记.....	许迎春	127

爱在别处

陶梅

当一个人碰到感情与理智交战的时候，常会发现，越是清醒，越是痛苦。因为你明知道你所面对的这件事是背叛良心与正义的，是会伤害到自己或别人的。你明知道你必须战胜它，否则你就不能摆脱那种罪恶的感觉。然而这种交战又是那样不容易使良心和正义获胜，因此，有的人就感慨地说：“真是不如干脆糊涂一点倒好。”

——罗兰

—

“新浪网上有一则消息登出，讲的是一警犬班班长退役后其爱犬竟不吃不喝几乎饿死的故事。有一爱联想的网友便以深谙世事的口吻发表高见说：女人不如狗。”吴旭讲到此处，便扶扶硕大的黑框眼镜，笑出一口细小锋利的白牙，满意地等着台下女性占百分之八十五的学生群体发出愤怒的歔歔声。等抗议声快要平息的时候，这位以学识渊博著称的翻译教授也平息了脸上的笑容，不慌不忙地讲下去：“许多人纷纷附和此兄高见，都在网上留言，大书‘同意’二字。”台下又是一阵更加愤怒的歔歔声。故事仍在歔歔声中进行：“后来有一个人，封了众人的口。

绽放

当代新锐作家小说集

zhàn fàng dāng dài xīn ruì zuò jiā xiǎo shuō jí

◎

2

肯定是位女同志，因为此君的留言是：你妈不如狗。”这次的歉疚声与前两次不同，好像是遭了暗算的人见自己的仇家也被揍了一顿吐出的那种报仇雪恨的怨气，其中还夹杂着一阵幸灾乐祸的窃笑。但你却辨不出声源，放眼望去，都是一张张一本正经不动声色的脸。

书归正传。吴旭又讲起严复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于是挺起来的脑袋又垂下去一半。贝溪的思绪仍停留在“女人不如狗”的话题上，不肯跟严复那老头的谆谆教诲走。她看看吴旭，此君一副科学家的严肃面孔，她竟有点不相信白斯斯的话了，这样的面孔会长着那样的嘴吗？

据昨天白斯斯说，吴旭上节课在课堂上大讲木子美，并把一台湾女政客与其相比较，直言不讳地说，台湾女政客为追求一议员席位不惜和一政界要人上床，谁知被伺机报复的政敌拍个正着，女政客的床上戏在市场上十分畅销。吴旭个人对台湾女政客持同情态度，因为她与木子美心甘情愿出卖隐私不同，是受害者。其间“做”和“爱”在教授舌尖上跳腾了好几次，而且最让贝溪忍无可忍的是她景仰的恩师竟公然宣称：他看过女政客的盘，那不该叫一夜情，因为不止一次也不是在夜晚。

贝溪前些日子忙着应聘，没能有幸领教吴旭的高谈阔论。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白斯斯。待到白斯斯说完时，贝溪脸上的神情已是无尽的失望和悲愤，她一屁股坐在床上，毅然决然地说：“我心中的太阳掉到粪坑里了！我以后再也不崇拜他了！”白斯斯不解地看她：“就为这些话？”

而现在贝溪又茫然了。这么学识渊博的教授怎么会道貌岸然大放厥词呢？即使他说出了那番话，应该也是为了论证某个翻译理论家的理论吧？也是为了指引这满堂的桃李喷芳吐艳地胜利绽放吧？

一阵阵触电般的颤动打断了贝溪的胡思乱想。偷偷打开手机一看，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出现在屏幕上，短信如下：“你就是贝溪吧？我是夜夜。逸飞这个花心大萝卜，骗了我的一切，竟然还和别的女人藕断丝连！”贝溪早已想象过这个情节，但她还是忍不住生了点气。她沉下身子以前排同学为掩体迅速回击：“夜夜，你好。我和龙逸飞只是普通朋友，我以后不会和他联系了，你不必给我发短信或打电话。祝你幸福。”

贝溪放好手机，心里憋着气。龙逸飞和这个夜夜真是无聊，平白无

故的非要把她这个局外人扯进他们的感情旋涡强逼她扮演第三者。贝溪一向是天马行空闲云野鹤，最受不得这些捕风捉影的鸟气，她要快刀斩乱麻立即断绝和龙逸飞的一切联系，哪怕失去这个朋友也要换得耳目清静。耳目清静也要对方同意才行。夜夜还要继续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游戏，又来短信如下：“我不会和对感情不负责的人结婚。我不久就要去加拿大了。”

贝溪这次真生气了。你夜夜和他龙逸飞结婚离婚关我什么事？他龙逸飞对感情负不责任关我什么事？你夜夜去加拿大关我什么事？她立马删了短信，回也不回，转听吴旭讲《红楼梦》的翻译。

“《红楼梦》的英译文有好几种版本，比较有名的就是杨宪益和戴乃迭中西合璧的译著。这对夫妇主要采用直译手法。比如，”吴旭神情坦荡地环视四周，问：“知不知道‘扒灰’？”贝溪一愣，没想到他会用这个词举例。贝溪对《红楼梦》小有研究，也读过杨宪益戴乃迭的译著。“就是儿媳妇和老公公……”贝溪和一个女生同时说，不同的是贝溪在心里说，那个女生在嘴上说。“还真有知道的。”吴旭咧嘴一笑。他笑起来时有一种与年龄不配的稚气和天真。吴旭一边在黑板上写译文，一边补充那个女生的发言：“就是儿媳妇和老公公通奸。杨氏夫妇就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手法。”贝溪用目光寻找那个发言的女生，锁定了瘦长脸的方方。方方又瘦又高，有骨感却不是美人。她不敢去看吴旭。她不敢一边听他解释“扒灰”一边见他灿若孩童的笑容。

吴旭刚宣布下课，贝溪和白斯斯就三下五除二收拾好东西，雄赳赳气昂昂奔赴餐厅。贝溪的手机又一次剧烈抽搐，她以为是夜夜发短信，刚要删除，却发现是龙逸飞打来的电话。以前她看到这个号码总是感到亲切和温暖，总会无拘无束地先笑几声再开始通话，可现在这个号码却让她无比的厌恶和蔑视，她毫不犹豫地按红键拒听。“谁啊？”白斯斯奇怪地问。她很少见贝溪这样粗暴无礼。“骚扰。”贝溪漫不经心地说。她们走到餐厅门口时，手机又顽固地振动起来。贝溪毫不留情地消灭了龙逸飞残存的最后一点勇气。“谁这么讨厌？”白斯斯看看贝溪砸到脚面的脸，立即把询问切换成自语。

绽放

当代新锐作家小说集

zhān fàng dāng dài xīn rù zuò jiā xiǎo shuō jí

餐厅里正放《心语星愿》，张柏芝如泣如诉的低唱让贝溪愤怒的心冷静下来。龙逸飞两次被拒听，他一定很难过很沮丧吧？他们曾是多好的朋友啊！难道他连一个申诉的机会都没有吗？

他们相识的时候，也播放着柔和的音乐。贝溪扎马尾辫穿白毛衣跃跃欲试地站在舞池的一端，期待着一个合适舞伴的邀请。这个人出现了。他就是龙逸飞。他的出现使贝溪在以后的日子里翩翩起舞被封舞后。“我请你跳支舞吧。”这个高个子男生说着就牵贝溪的手。“不，我不会。”贝溪羞涩地拒绝着，却已被拉到舞池中央。他们跳起了优雅的华尔兹，然后是欢快的水兵舞。贝溪在龙逸飞地引导下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赚尽了女生的艳羡男生的惊叹。可结局却让贝溪出了个大丑，旋转时龙逸飞一把没抓住她的手，她就结结实实摔了个大跟头。龙逸飞慌忙把她扶起来，连问伤着没有。贝溪扶着龙逸飞一瘸一拐地蹒跚在校园的夜色里。那些日子贝溪情绪低落，不知为什么她很信任这个素未谋面的大男生，便把她的满怀愁绪无限感慨一股脑倒给龙逸飞。那天晚上龙逸飞充当了一回垃圾箱的角色，临别时他们已成为朋友。

以后的日子平淡而快乐。贝溪教龙逸飞英语，龙逸飞教贝溪跳舞。除此之外，结伴相游，互请吃饭，轻轻松松优哉游哉。钱钟书曾说，两个人在一起，别人总要说闲话，就像树枝离得近了，就会有蜘蛛结网一样。一个又一个同学对贝溪威逼利诱：“说，那个又高又帅的男生是不是你的男朋友？”“不，不，我们只是普通朋友。”面对强行逼供，贝溪自己都觉得心虚胆寒。逼供者一副证据在握明察秋毫的样子：“算了吧，你还瞒得了我这火眼金睛？”次数多了，贝溪恼了，红着脸嚷：“如果他是我男朋友，我立马承认！可他不是，我为什么要承认？”然后她就很委屈，他们只不过是普通朋友而已，就像天底下所有的普通朋友一样，为什么别人总想让她屈打成招？龙逸飞在她身边时，就像空气一样，让她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没有紧张，没有喜悦，没有激情。她的心就像月光一样平静而坦然。

“你有男朋友吗？”龙逸飞不止一次问。“有啊。”贝溪的眼睛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撒谎，但她知道如果面前是她喜欢

的人，她一定会盯着他的眼睛否认：“没有。”“在哪儿？”龙逸飞显然不信。“北京。”贝溪信口胡说。“北京有什么好？”龙逸飞悻悻地说，“你那么想去北京？”“当然，我最想去北京，我男朋友在那儿等我。”连贝溪都有点相信自己的谎话了。龙逸飞垂下头，两人都沉默了。除了龙逸飞，再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如此贴近贝溪，然而，他们的感情发展至此就再也深入不下去了。

二

“小溪，滨海师范学院来招老师，你去了吗？”白斯斯瞅贝溪两眼发直神情呆滞率先打破沉默。“没有。”程瑶说昨晚滨海师院的人就走了。”贝溪直着眼说。“那，你去外地面试结果怎样？有没有把握？”斯斯问。贝溪晃晃脑袋，她没心情多说。

这次去那家医疗器械公司应聘文秘工作，她开始时过关斩将路路畅通，唯独最后一关没有较量就甘拜下风。贝溪见识过五花八门的考试，却绝没想到那个肥头大耳的主考官要复试的女孩子们比试酒量。白酒干红，任选一种，多喝者为胜。贝溪眼见着一个漂亮时髦的女孩子像喝白水似的喝了两瓶干红还面不改色腿不发软，便吓得两股战战几欲先走。贝溪极少沾酒，酒量极小，人送绰号“一瓶倒”。她有自知之明，万一，一杯下肚脸如红布，一瓶喝完四脚朝天，岂不是工作没捞着脸也全丢尽？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只是可惜了三百多块钱的往返路费和食宿费。

她们吃完饭回宿舍的路上见许多人围着信息栏，也凑上去看看。这一看就看出事来了。“可恶！”贝溪咬牙切齿地骂，“这个程瑶什么人啊？这白纸黑字写的是今天上午面试！”“小溪，你也太大意了。程瑶的话能信吗？她想去滨海师院还不千方百计减少竞争对手？”“她不让我去，我偏去！”贝溪头一昂，“咚咚咚”朝招待所跑去。“小溪，我帮你拿回

绽放

当代新锐作家小说集

zhan fang dang dai xin ru zuo jia xiao shuo ji

去饭盒。”白斯斯急喊。“不用了。”贝溪一溜烟跑远了，幸亏她高中时就切除了阑尾。

到招待所才发现滨海师范学院的人正要退房。贝溪就用英语说了一大堆抱歉的话，还满脸诚意地恳求面试机会。他们竟然答应了。贝溪用英语作了自我介绍又回答了提问。临走时，双方还互相感谢了一番。贝溪兴冲冲地走回宿舍，在着装镜前停下了。镜子里的她黑大衣披肩发小红帽，左手饭盆右手书包，怎么看怎么不伦不类。于是她长叹一声，拖着沉重的脚步挨回宿舍。

“神经病又来了，神经病又来了。”贝溪一推门，瞧见于菱正手舞足蹈念念有词，像个女巫在跳大神。“谁来了？”贝溪急于确定刚来的她不是神经病。“还有谁？追求梁爽爽的北京男神经病呗。”于菱话音刚落，楼下就传来一阵阵撕心裂肺的鬼哭狼嚎：“梁——爽——爽——”宿舍里静若空谷。贝溪清清楚楚地听到那个北京男生在楼下又爱又怨又急又气地表白心迹：“你这么做对我公平吗？你下来啊！爽爽——你下来啊！你为什么不下来！”

“他是不是疯了？”贝溪觉得那男生像一头神志不清的野兽，就差去撞女生宿舍楼的墙壁了。四年了。北京男生追求梁爽爽已经修炼到走火入魔的境界。自从大一时他对梁爽爽一见钟情便像布什倒萨一样展开强烈攻势。谁知梁爽爽外表娇小柔弱内心却坚决如铁，对北京男生的狂热追求不屑一顾。刚开始时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到后来就成了愈演愈烈的运动战。北京男生刚进教室前门爽爽就从后门逃之夭夭。北京男生抱着血红血红的玫瑰在女生宿舍楼下发爱情宣言，爽爽就用耳机堵着耳朵倒在床上听流行音乐。北京男生见女生就恳求鸿雁传书，爽爽立逼着传书的女生完璧归赵。于是屡败屡战的北京男生锲而不舍地一封一封寄情书，铁石心肠的爽爽看也不看就把信扔到垃圾箱。每逢节假日北京男生必乘火车到此地呼唤爱情。今天又来了。贝溪想北京男生可能是阿波罗转世，梁爽爽必定是达芙妮投胎。前世俩人一追一逃没过瘾，今生接着打爱情游击战。前世以达芙妮变成月桂树结尾，今生又如何收场？

“这男生的父母前几天来找梁爽爽，威胁她不要再纠缠他们的儿子，

否则就告领导。”听了于菱的话，贝溪惊诧地说：“他们讲不讲理啊？这样护着儿子，怪不得一根筋！换了我，早打110了。”“我要去约会！”于菱从床上一跃而起，“那小子可别扯着让我送信。”

于菱走后，斯斯才回来，问滨海师范学院的事怎么样。“没戏。”贝溪躺在床上，想把程瑶骂个狗血淋头，却又懒得开口。“那程瑶贼眉鼠眼没一句真话，你还敢信她。”斯斯灰着脸责怪贝溪。“我明天去世纪大厦应聘翻译。”贝溪开始琢磨开场白。

“董一点去上海了。”斯斯扯下发带，黑瀑一样的长发骤然飘落，“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你喜欢他吗？”贝溪看着斯斯问。斯斯低着头，脸庞躲在浓密的长发里，像童话中沉睡的公主：“我常常想起他，牵挂他，害怕失去他的消息。”“他知道吗？”“不知道。”“唉。”贝溪叹了口气，“如果有缘，你们会见面的。”“也许不见面更好。相见不如怀念。”斯斯把头枕在胳膊上，两颗晶莹剔透的泪珠流星般坠落。贝溪见过董一点的照片，样子很精神。从斯斯的描述看，此君恃才傲物放荡不羁恋爱经验丰富。而斯斯除了暗恋董一点之外，毫无二心。

三

落日的余晖渐渐退去，宿舍里一片昏暗。两个大学女生像冬眠一样一动不动各怀心事。毕业在即，贝溪的工作还没着落。为了考北外的研究生，她忍痛错过了数次签约的机会，结果还是以五分之差名落孙山。一想到心血和汗水付诸东流她就万念俱灰。经师姐指点，她知道可以调剂到本校，可这种事没有关系万万不行。她家祖祖辈辈修地球，哪有什么关系啊？可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学校一顶厉害的处长曾是她家邻居后来跳出农门飞黄腾达，因这层关系贝溪也时不时地辅导处长公子英语。当时处长信誓旦旦：无论考研还是找工作，只要贝溪一句话处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这话太动听了，贝溪都不敢相信。

绽放

当代新锐作家小说集

zhuan fang dang dai xin rui zuo jia xiao shuo ji

“贝溪穿这身衣服挺漂亮的嘛！”

“贝溪怎么又瘦了？本来就够苗条的嘛！哪天我给你补充补充营养。”

“小溪平时看什么书啊？听说你们大学生爱看卫慧。”

“小溪有没有谈男朋友啊？”

“小溪啊，你不知道，我心里其实也很苦。这话我只说给你一个人听。我上大学时交过一个女朋友，是大连的。可双方父母都不同意，我们就分手了。说实话，你还真有几份像她。”

……

处长大人与日俱增的信任与关心让贝溪先受宠若惊后惴惴不安终于再也不敢踏入处长府一步。有一次回家奶奶问她：“听说你不教杨富贵的儿子英语了？”贝溪脸红了：“杨处长爱开玩笑，有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他是领导。你该低声下气就低声下气点儿。”贝溪惊讶地看着奶奶，她饱经沧桑的脸平静如水。尽管奶奶的话富含人生哲理，可贝溪却没有勇气再光顾处长府。直到她必须找门路确保调剂研究生的事不出意外时，才硬着头皮敲响了处长办公室的大门。她做好了心理准备，准备全盘接受处长的冷嘲热讽，并愿意以金钱为代价换取处长的鼎力支持。然而，处长没说一句责备的话，相反，问长问短满面春风。

贝溪吞吞吐吐闪烁其词表明了来意，处长宽容大度淡淡一笑转移了话题。处长从大学生谈恋爱这一话题开场，揭露了现在社会上盛行的女大学生二奶现象；又以某某名记采访某某名教练的内幕为证，论述了女性“献身”事业的必要性；接着以某开国元勋与其几位夫人的婚变为样本，推理出成功男人背后有多个女人的必然性……

贝溪像被施了催眠术，麻木不仁头晕目眩。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眼睁睁地看着石英钟转了一圈又一圈，直转到窗外微显夜色，处长的谆谆教诲才进入尾声：“放心吧，小溪，你的事包在我身上。这个周末我要去北戴河，一块去吧。”“不，不。”贝溪梦醒似的站起来：“不给您添麻烦了。”“你爸爸可是托我照顾你的。”处长走到贝溪身边，热情地拍拍她的后背，“一边放松一边谈你上学的事嘛。”

随着周末的临近，贝溪越来越神经质，电话铃一响，她就歇斯底里地大叫：“说我不在！”然而没有一个电话找她，弄得舍友都用白眼瞧她，并赠成语一则：自作多情。周五晚上，电话铃像往常一样清脆地响起来。于菱没等贝溪开口便走过去，说：“我接，说你不在。”然后就用甜蜜的口吻“喂”了一声。此刻正是男友约她看片儿的时间，一定是男友到楼下了。但她却听到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请让贝溪接电话。”“噢——”于菱愣住了，一时间忘了对策，回头看贝溪，她正张牙舞爪狂打手势。“噢——噢——”于菱结结巴巴地说，“她不在。”“她去哪儿了？”中年男人勃然大怒音调突变，吓得于菱慌不择言：“去，去，噢，去和男朋友看片儿了。”“咔嚓”一声，对方挂了电话。“嘀嘀”的忙音钻进了贝溪的耳朵，占据了她的大脑，把调剂研究生的梦想驱赶得一干二净。于菱对惊魂未定的贝溪说了一句：“我看片儿去了啊。”

“小溪，你思念过别人吗？”贝溪还以为是于菱，正要说“你不是去看片儿了吗”，才发现自己又走神了。斯斯披头散发地站在床边。贝溪往里挪了挪，让斯斯躺在身边，用手梳理着她柔软光滑的长发。斯斯的头发特好，贝溪一直挺羡慕。

“我好想懂一点，好想见见他，和他说几句话。”斯斯抚摸着贝溪的手，轻轻问，“你有喜欢的人吗？”一张沉稳智慧和蔼可亲的面孔浮现在贝溪眼前，她闭上眼睛想把这个幻觉赶走，她怎么会喜欢他呢？“是不是龙逸飞？”斯斯问，而后她又叹息一声，“我前几天看见他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一起，没敢告诉你。”“那女人叫夜夜。”贝溪冷笑，“以前我就没有喜欢过他，今后更不会！”“你都知道了？”斯斯一下子坐起来。“龙逸飞傍了个款姐儿，特有钱，开着一家大酒店，不久就要出国。那款姐儿还给我发过短信。”贝溪简洁地说，“她给你发过短信？”斯斯惊诧不已，“她没说什么吧？”“她把龙逸飞当宝，就以为天底下的人都要抢他。”贝溪满脸的鄙夷，“我最看不起龙逸飞这种人！”“也许，也许龙逸飞有苦衷，他家里困难。”斯斯小声为他辩护。“家里困难就去傍款姐儿富婆啊？那我们两个，我们两个谁家里不困难！我们也去傍大款当二奶好了！龙逸飞，他算什么东西！值得我劳心费神？当初他还说男

绽放

当代新锐作家小说集

zhan fang dang dai xin ruo jia xiao shuo ji

◎ 10

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他算什么？天底下头号伪君子大坏蛋！舔吧，使劲舔吧！在人家的石榴裙下舔残羹冷炙吧！”长时间积聚在内心深处的委屈和怨恨终于像洪水一样暴发了。贝溪眼冒凶光，泪水决堤而出。“斯斯，你说我为什么活着啊？为什么？我抛心血洒汗水考上大学勤学苦练四年却连个工作都没着落！皇天为什么偏负有心人？我付出了那么多，还是差五分！五分之差，我就与心爱的学校失之交臂！”

“小溪，你别这样。我心里也不好过。董一点为什么感觉不到我对他的爱啊？”斯斯也哭成了泪人，瘦削的肩膀抽动着。斯斯一落泪，贝溪就不发疯了。她搂着斯斯，鼻涕眼泪都蹭在斯斯的肩膀上。她在心里说，傻斯斯啊，他不是感觉不到你的爱，他是装作感觉不到啊！

“小溪，你知道吗？我上高中时就喜欢上他了。有一次我参加运动会八百米赛跑扭伤了脚，是他把我背到医务室的。他守了我一上午，他还说我很温柔。当时我心里就刻下了他的眼神。那种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一定要去上海！我一定要去找他！”斯斯啜泣着，两只大眼睛像两口泉眼，汩汩地向外冒水。“我知道，我知道。”贝溪拍着斯斯的背，像安慰一个受伤的孩子。斯斯乖巧地躺在贝溪身边，像小猫一样蜷缩着，口齿不清地讲着她心目中的董一点。可惜她和董一点接触不多，几件讲烂的往事两人都能倒背如流。贝溪就在她祥林嫂式的絮絮叨叨中自叹自怜伤心流泪。两个大学女生相依相偎哭着进入了梦乡。

四

于菱回来时她们已睡熟了，可还搂在一起，光洁如玉的上身露在外面。“同性恋啊。”于菱笑骂一句，上床刚躺下又跳起来，给她们盖好被子。

不知过了多久，贝溪听见于菱嚷：“贝溪，你那钱院长来了。”“真的？”贝溪欣喜若狂，赶紧照了照镜子，见自己的眼睛哭成了大桃子，懊悔不已。可她顾不了许多，洗把脸就飞奔出去。钱程说过要来看她的。他真

的来了！贝溪脚下生风，她不知道自己在朝哪儿跑，可她觉得只要跑就能见到钱程。钱程果真站在了她面前！他还是那么高大英俊、成熟稳重、风度翩翩。他亲切地看着贝溪，嘴角溢出一丝笑意，轻轻叫道：“贝溪。”贝溪心潮澎湃面露红云。突然，处长妖怪似的冒出来，一双小眼睛在镜片后鬼火似的闪着。“小溪，我们不是说好了去北戴河吗？快走吧。”贝溪惊惧万状，想拒绝，想求救，可嗓子里却像堵了一团棉花，说不出一句话。处长一步步逼近，钱程渐渐模糊。贝溪简直要窒息了，在心里狂喊：“钱院长，救救我！”一道亮光刺痛了贝溪酸胀的眼睛，她定睛一看，根本没有钱程。那只是一个梦。斯斯搂着她的脖子扼得她喘不过气。

“亲热了一夜，还没够啊？”于菱嚼着爆米花，嘻嘻直笑。斯斯也醒了，头发一绺一绺地黏在身上。“完了！完了！”贝溪拿着镜子惊呼，“今天我还要见世纪大厦的老板呢！”“眼睛肿着更显妩媚。”于菱在一旁打趣。贝溪是过五关斩六将才争得同老板见面的机会，千载难逢啊。贝溪顾不得和于菱斗嘴就冲出宿舍，拿钥匙去开她那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这宝贝坐骑被贝溪命名为“永恒”，意在“永远拥有不被盗窃”。谁知道她越急“永恒”越慢，折腾了半天愣打不开锁。

“贝溪，去哪儿啊？”程瑶一扭三晃地走过来，亲亲热热地问。那种心安理得坦坦荡荡的神情倒让贝溪以为错怪了她。“出去。”贝溪不愿和她多说，拿钥匙狠命戳锁。“走了啊。”程瑶理了理染黄的头发，昂首挺胸仪态万千地走了。“永恒”终于肯动了。贝溪一路猛蹬才算没有迟到。

她走到老板办公室门前，想找点东西擦汗，一摸手提包，除了材料什么也没带，便用袖子擦一下脸，就要上前敲门。门突然开了。一男一女走了出来。男人四十多岁，相貌威严气贯长虹。女人珠光宝气妖艳动人，尤其是她的皮肤，白皙透明鲜嫩无比。贝溪一想到脸上还长着四五个痘痘就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那我走了。”女人冲男人点点头，瞧也没瞧贝溪。男人看看贝溪，问：“你是贝溪？来面试的？”刚才那女人还没走出几步，听了这话，立即停止了高跟皮鞋与木质地板的撞击，转过身来打量贝溪。贝溪迷惑不解

绽放

当代新锐作家小说集

zhan fang dang dai xin ru zuo jia xiao shuo ji



12

地看着那女人的桃花眼变成了X射线，一点一点地从头到脚透视自己。男人也觉察到女人的怪异：“怎么了，夜夜？”贝溪立刻参透玄机恍然大悟，世界真小啊！夜夜盯着贝溪说：“没事。”高跟鞋与木质地板的撞击声又有节奏地响起来。

贝溪随男人走进办公室，她知道这就是老板。“有实践经验吗？”老板用英语问，其流利其准确让贝溪暗暗钦佩。“没有。”贝溪用英语答。“会跳舞吗？”她可是当年的舞后啊。可贝溪却回答：“不会。”“会唱歌吗？”“不会。”“除了英语之外，你还会什么？”老板的口气有些不耐烦了。“我会背唐诗宋词。”贝溪镇定地说。她看见老板案头摆着本《唐诗宋词鉴赏》。“试试李白的《将进酒》吧。”老板来了兴致，改说中文。贝溪口齿伶俐字字珠玑。老板又点了一首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贝溪当仁不让一气呵成。老板赞许地点点头：“听说你写作水平不低？”“我十二岁发表第一篇文章。”“噢？有机会我要拜读一下贝小姐的大作。”老板脸上有了笑影。贝溪把随身携带的文章呈上去：“请多指教。”老板翻了翻，连连说好，还要留下细细品味。

“送给您了。我能问问具体的工作内容吗？”

“做我的私人翻译。”

“笔译还是口译？”

“兼而有之吧。”

“除了翻译我还需要做别的吗？”

“出席会议，整理文件，必要时搞搞公关吧。”

贝溪的脸一下子冷了：“对不起，我以为您招聘纯翻译工作人员。再见。”“等一等，贝小姐，我会根据你的工作业绩适当增加薪水。”老板微微欠欠身。“您还是另请高明吧。”老板刚站起身，贝溪的身影已在办公室消失得无影无踪。

贝溪有个小学同学叫娜娜，说是在大城市做公关小姐，穿着打扮都很时髦，花钱又大手大脚，还常有小汽车接送。有一次娜娜去找贝溪玩，被妈妈挡在门外。娜娜走后，妈妈虎着脸说，当啥也不当公关小姐。贝溪像个机器人似的“吭哧吭哧”走出世纪大厦。刚一出门她就蔫了，又

一个工作泡汤了。她有些后悔，她为什么那么冲动呢？同老板谈谈，也许能免去公关这一项。她瞅着高高耸立的世纪大厦办公大楼，觉得自己比蚂蚁还渺小比流浪狗还可怜。

她终于走了，走向一个公用电话。为了节省话费除非迫不得已她很少使用手机。贝溪驻足良久，终于拨通了那个让她魂牵梦绕的号码。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她就想听听他的声音。“喂。”沉稳浑厚富有磁性的男中音传过来。“喂——”贝溪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快乐轻松一点，可事实上却十分哀伤低沉。“哪位？”男中音例行公事般的冷漠冷却了贝溪倾诉的欲望。她定了定神，冷静地说：“钱院长，你好，我是贝溪。”“贝溪啊？”钱程的话里似乎有了些暖意，“研究生考得怎么样？”“差五分。”贝溪羞耻地挤出三个字，她多少次幻想向钱程报告金榜题名时的喜悦和骄傲啊。“哦，”钱程顿了顿，“找工作了吗？”“正在找。”泪花在贝溪眼中打转。“市一中校长是我高中同学，需要的话，我可以把你推荐到那儿去。”像钱程这样的大人物竟主动向她伸出援手，她感动得一塌糊涂，头脑一热连忙拒绝了：“不，不，不用麻烦你了。”她不想让钱程为她给别人说好话欠别人人情。泪水“啪啪”砸在电话座机上。“那……有事你再打电话。”钱程的声音异常柔和。贝溪连“再见”都忘了说就哆哆嗦嗦地挂断电话。

这个城市以沙尘暴和空气污染闻名于世。大街上尘土飞扬，贝溪泪流满面。一方面因为钱程的关心，另一方面因为她拒绝了钱程的关心。钱程是省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去美国考察前补了两个月的英语口语。他原想请吴旭帮忙辅导，可吴旭忙于各种应酬，根本脱不开身。中英文俱佳的贝溪就被吴旭当替身介绍给钱程整理材料练习口语。阅历短浅的贝溪很快就为钱程的风度学识折服了。她觉得钱程就像一架因执行公务而降落在深山老林的波音747，志存高远见识广博；而她就像一只孤陋寡闻不谙世事的小麻雀，唧唧喳喳傻头傻脑。

钱程赴美前给了贝溪一张名片。贝溪如获至宝，当成巨额存折藏在内衣口袋。每逢佳节贝溪就心跳如擂鼓，给钱程打电话成为她过节的最大乐趣。她总是神采飞扬地回味着钱程那几句千篇一律的问话没事偷着